



燕都文丛·第二辑
主编 唐淑荣 史长义

炼“金”记

◎ 苏宝敦 著

Jin Ji Lian Jin Ji Lian Jin Ji Lian Jin Ji Lian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秉性	1
看见太阳	2
在社区公园里	5
老顽固	9
实话实说	12
异变	13
天使	16
酿蜜	20
心音	22
野蜂蜜	29
绿水狂澜	36
景泰蓝	64
炼“金”记	79

秉性

白二五身高 1 米 8，腰圆腿粗脚丫子大，当年警服警帽站马路，威风凛凛似铁塔。“停车，系好安全带！”一般违章口头警告，严重违章公事公办不徇私情。有的违章司机鬼机灵，悄悄往他怀里塞钞票，他大手一挥挡住说：“干吗？老子是吃皇粮的，不是喝人血的！”说着，大笔一挥开罚单，鬼机灵只好低头交罚款。久而久之，鬼机灵们称呼这段马路“阎王段”，白二五被戏称“大白薯”。

白二五退休两年多了，依然本性难移，说话落地砸坑，不会拐弯抹角，逛街打油买菜，老伴跟着去，怕他假大方，胡花退休费。白二五天性率直，认为有理，一定坚持到底。比如买菜，老伴说要讨价还价，小贩特鬼，不还价准吃亏。他大眼珠子一瞪说：“还什么价？人家起五更睡半夜‘肩挑车推’来城里蹲市场不容易；再者说，物质不灭懂不懂？你口袋里少一元，他口袋里多一元，这有什么不好？称高称低也就是多吃一口少吃一口的问题，这也算个事儿？”老伴拗不过他，只好变着法子在家里给他找活儿干，自己上街去买菜。这会儿是深秋时节，家家户户都要买些冬贮菜，萝卜、白菜、白薯，白二五还偏爱长山药，说山药大补、通便，有益健康长寿。这一点老伴服他，因为有些站马路的警察 60 退休身患病，白二五却吃得香，睡得着，逛马路依然大步流星。菜市场新近搬了家，从马路边搬进了黄辛庄农贸市场大院中。路远了，老伴腿脚不太灵，白二五反复表示自己行，跟着别人买，“随行就市”不逞能。老伴点头了，白二五兴奋得眼睛放光脸通红，从楼道里搬出自行车，摇摇车筐也不松，跷腿骑上去，紧蹬快如风，进市场下车推着行。市场上摆的全是菜，红萝卜、西红柿、鲜红辣椒亮晶晶；绿白菜、绿菠菜、鲜嫩香菜水灵灵；前头有人买，他“随行就市”要斤两，递交钞票账算清，眨眼间，前车筐装满了，骑上车，在人流中穿插缓慢行，将要走出市场，见右侧有人卖山药，人流围住挑捡很火爆。他双手捏车闸，屁股没离座，两腿下垂脚蹬在地上问：“这山药多少钱一斤？”“市斤七角。”小贩答。他欣喜地想：去年一斤二元五，今年卖七角，真是快马赶不上鲜菜行。“卖山药的同志，

我这车子立不稳，劳驾替我挑十斤，我给你钱。”白二五一手掏着内衣口袋儿眼睛看着众多挑捡山药的人向卖菜人大声说：“给我挑好的，顺溜的，不要沾泥带土的。”“您放心，我一个一个给您挑。”小贩答应着，双手挑捡着，一会工夫，将十斤山药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中间还捆了一道塑料绳，跨大步走到白二五近前，将山药稳妥放进前车筐，伸手接过钱，点点头，客客气气道：“您走好，祝您身体健康。”

白二五买菜回家，心中非常高兴，车子蹬得溜转，口中还唱起了京戏：“一马离了西凉界……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他嗓门宽，记性差，想起一句唱一句，喝喝咧咧到了家。他家住一楼，阳台前有一块空白地，春、夏、秋种绿菜，冬季挖菜窖，萝卜、白菜、白薯、山药分隔着往里藏。老伴怕他累着，叫他在客厅喝茶，自己倒腾菜。白二五坐在客厅喝得有滋有味儿，忽听老伴喊了一声：“老白！”他惊喜地想：要受表扬了，“老白”是老伴对他的尊称。忽然又听见第二句：“白薯！”他听着不对劲儿，高声大嗓地纠正道：“是山药！”“白薯、白薯、你是个大白薯！”老伴发火了，白二五惊慌失措跑到菜窖边一看，一捆山药摊开了，外边的顺溜、干净，里边的山药鸡爪子似裹着泥沾着土。白二五怔住了，心底问自己：“白二五？大白薯？”

2008年8月

看见太阳

霍新良这些天好像变成了两个人，睁着眼，商店里的货物，新茶名酒鲜牛奶，从货架上下来的过期蛋糕过期烟。现代人刁，买东西先看保质期，过期没人要，只好当垃圾。闭上眼，看见爹，霍山根，至今住在山沟里，带孙子，种坡地，采药材，腰弯弯得像只大虾米。老爹病缠身，眼睛白内障，失明一抹黑，下身瘫痪行动迟缓，挪动一步浑身使劲拼力气。

霍新良想过将老爹和儿子一起接到城里来，无奈自己是打工的。小老板是女的，性情暴，脾气急，与前夫离婚不久，就双眼秋波看自己。“山里人实诚，靠得住，你愿意我就招你做女婿。”霍新良胆怯，因为他向女老板隐瞒了一个大问题。自己是二婚，媳妇耐不住山里穷

离了，留下儿子在姥姥家。女老板说不嫌弃，带过来继承产业免得自己生儿育女费力气。老爹双眼瞎，是瘫子，隐瞒至今没向女老板说起过。

女老板脾气急，催他回山里去，接儿子进城、办理离婚手续、经营商店，一家三口和和美美过日子。

霍新良回到大山里，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儿子愿意跟他进城里，为难的是老爹怎么办？思忖间，老爹开口了：“儿子，我霍山根英雄一辈子，外号老山鹰，走悬崖，攀峭壁，采灵芝草，掏五灵脂，凭本事养活全家人，现在老了，身子骨儿又不争气，想求你一次，背我登上敖水尖，帮我下到铁锁崖，再掏一次五灵脂，这玩艺儿是药中之宝，专治妇女病。”霍新良过去听老爹讲过，铁锁崖有寒号鸟，别名寒搭拉虫，专吃松针柏叶，可谓“厠金尿银放锡屁”，粪粒名灵脂米，粪尿相混为灵脂块，特值钱，是高级药材。想到此，霍新良屋里屋外找东西。老爹说：背篓在西山花墙旮旯里，大绳压在石板下。霍新良取出背篓，搀架着老爹坐进去，试试背祥，背起老爹，将大绳挎进臂弯里，对儿子说：好好看家，我和你爷爷掏五灵脂去。霍山根向孙子招招手，没言语。

敖水尖高啊，大有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样式；铁锁崖陡啊，峭壁悬崖如刀劈，悬崖当中一石洞，青松翠柏蓬蓬勃勃歪歪扭扭滋生在石洞四周石缝里。霍新良在敖水尖选好位置，将大绳放在一颗歪脖树的卡杈里，大绳一端拴住背篓，另一端攥在手心里，树卡杈有如滑轮机，他攥住大绳一端轻轻一拉大绳绷紧背篓装着老爹腾空飞起，向外轻轻一悠老爹顺势抓住铁锁崖伸长的一杈柏树枝，朗声高叫：往下系！霍新良轻轻松手背篓装着老爹慢慢悠悠紧贴崖壁进到石洞里。

父子相约定：老爹摇晃第一下大绳，已装好第一篓五灵脂，儿子提上山崖顶，以此类推，直至掏净。用力连续抖动三下大绳，是老爹已坐入背篓，要儿子向上提，平安回家去。霍山根抖动了三下大绳，迟迟觉不出有响应，用力再抖动三下，霍新良满面汗渍心跳如鼓“嘣嘣”，正在变幻着两个人：“养儿防备老，落叶要归根”；眼前一黑，

过期蛋糕过期烟，处理品，已失去商品价值！从他回家接儿子的那一刻起，甩掉老爹的思想意识还是朦朦胧胧的，到现在特别清晰，手一松，大绳顺着滑轮“赤溜溜”丢下山崖去，回家儿子问起他爷爷，就说“滚坡了”（滚坡是山中樵夫、采药高手不慎失足摔死在大山里）。他正要松手的刹那间，忽听石洞里传来一声喊：“我看见太阳了！”霍新良一惊，定了定神，仰头望望太阳，手心里的大绳攥紧了。霍山根意识到了，儿子变心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是说书人编的，可说书人也编过汉朝“三齐王”韩信活埋生身母亲的事（传说，韩信流浪时，请阴阳先生算命，阴阳先生指着一个山坳说，那里有王者之气，谁的父母死后埋在那里，日后必定为王。韩信回到家，见生病的母亲在炕上呻吟，躬身背起就向山坳跑，并将母亲活埋在那里）。他还听说过盗墓贼，两个人深夜去盗墓，一个人下到墓里去，另一个人守护墓坑口，一旦墓内珠宝全部送上墓坑口，守护墓坑口的人黑了心，用大石将坑口封死，独吞珠宝，憋死墓内盗墓贼。想到此，求生本能使他的叫喊声惊天动地歇斯底里。

霍新良喘了一口气，思忖：老爹急疯了，怕我扔掉他。一个瞎子怎么能看见太阳呢？他的手又松动了，脑子里突然闪现新茶名酒鲜牛奶，票子儿子女老板，瓜子儿脸，笑容可掬真好看：刚要大松手，又听见老爹喊：我看见孙子了！霍新良震撼了，攥紧大绳扭回头，见儿子站在一块大青石旁边，睁着黑亮亮的一双大眼睛，瞧着自己一双手。霍新良想呀想，怔怔地想了很长时间，突然大声喊：儿子，快过来，帮助我将你爷爷拉上铁锁崖。

大绳绷紧了，“滑轮”转动了，父子二人攥紧大绳一端，一尺一尺向上拉：崖壁处，苍松翠柏间，坐在背篓里的霍山根，被大绳摇晃着，晃晃悠悠，像城里人逛公园荡秋千，又像北京人坐在高线斗里游香山。

2007年5月

在社区公园里

这是北京郊区五环路一侧的一个面积适度的居民住宅小区。一栋栋银灰色的居民住宅楼拔地而起，整洁、美观、舒适。楼房一隅，树阴蔽日的很大一块场地上，辟为社区公园，设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和体育健身场。健身场装有单杠、双杠、跑步机，小孩子玩耍的高台滑板荡秋千等等。另一边是草坪，周围放小木凳，小木凳间隙摆设方正小木桌，两个人一对儿，四个人一圈，下象棋打扑克打麻将的，多数是侃大山、聊天儿、唠嗑儿、摆龙门阵——实际是在邻居面前显摆自己，吹吹牛，表现表现，因为住楼房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各地叫法不一样。佟海天是常客，自从搬到新居以后，特别钟情社区公园，离家近，环境美，风儿吹，鸟儿叫，散散步，打打拳，筋骨活泛浑身舒坦了，哼着“呀儿哟”走到草坪边坐到小木凳上，专捡有人的地方坐，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就纸糊驴大嗓门儿，高谈阔论英雄史，幸福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当今最幸福的人。

佟海天是社会宠儿，从他的人生履历完全可以看明白。他 1944 年出生在一个深山村的贫农家庭里，新中国成立时虽然不大懂事，上学后经过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科班教育，对新社会感恩戴德，对可爱的祖国忠贞不二，18 岁初中毕业就争着抢着当上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光辉顶点是 70 年代中国西南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反击受阻，凶顽的敌人在一个山洞中用机关枪无情地射杀战友时，身为营长的他，挺身而出，从一个战士身上夺过火焰发射器，对准山洞发射出成串火箭炮，火焰熊熊，烧红山洞，为大部队前进开辟出道路，为自卫反击战荣立一等功。以后，他从营长晋升为团长，绰号佟大炮。边境和平之后转业，他去旅游行业当了一名正处级党委书记，高位之上受尊敬，天南地北任游玩，惬意，舒畅；花甲年后退休，愈加爱往回看，常对人说：擢升我当团长，一是有战功，二是能喝酒。这些日子，他炫耀的对象是一名老同学：“上初三时候你是特长生、优等生，现在怎么样？还不如我这个傻大兵。”

他这个同学叫王深升，自幼沉默寡言脑瓜儿灵，特长绘画，数理化门门精。初中毕业上师范，毕业当教师，业余练绘画。60年代中后期正当太阳热时，他画了一张《童年纪事》，画面是这样：落叶纷飞深秋时节，黄昏时候的艳红太阳被一层黑云笼罩，大地白茫茫一片干净，收获后的白薯地里，枯草败叶飘洒地边地角上，一群又一群身穿破衣烂衫的大人小孩，有的挖烂白薯，有的挖草根，还有几个体瘦如柴的人，正用镰刀刮树皮……

这张画被展览展示众，他也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发配到荒郊农场喂猪。好的是爱人没有抛弃他，哺育孩子照顾他生活苦熬。70年代后期，他重新登上讲坛，为孩子们讲课授业直至退休。岁月艰辛，生活窘迫，将这位本就柔弱的小知识分子棱角磨灭。到年老，松弛的国字脸上低眉顺眼，面容微笑谦和，说话慢条斯理，生怕言多语失，对佟海天居高临下的态度，满面凝聚的神气，火一样热辣辣的眼光，每次均随声附和说：“你是社会宠儿，拔根汗毛比我腰粗。”佟海天哈哈大笑，感到无比满足，而后大大咧咧说：“有什么事，只管说，同学之间不必藏着掖着。”

一日，佟海天从健身场方向走来，王深升主动迎上去说：“沈晓静也搬过来了，与我住对门儿。”佟海天甚是吃惊。王深升在这儿买房，并不奇怪，他是人民教师，有固定收入，省吃俭用攒来的，沈晓静家在山沟里，责任田，柿子树，吃饱穿暖还可以，能在城里买房置业吗？读初中时候，沈晓静是班里招人喜爱的冷美人，长相好，人品好，功课好，还会写诗绘画。佟海天这个火性男儿曾多次向她表示爱慕，她冷漠间也深蕴缠绵情意。佟海天参军后给她写去求爱信，她以诗言志作答：“家住深山独生女，遵循父命立门庭，宝黛有缘无情分，割断相思各东西。”之后，佟海天得到消息，沈晓静依老父心愿招了个上门女婿。再以后……

详情听王深升说：沈晓静婚姻不幸，生活平静。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人的基本生活要素是生存，最主要是吃饱肚子，吃不饱肚子，饥饿而亡，还谈得上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吗？沈晓静的父亲是木匠，给

邻居修门窗，做门框，不要工钱带上嘴，省下家中的“定量”粮，两个人的饭一个人吃，沈晓静没有饿过饭，这叫生活平静；婚姻不幸是因为父亲老脑筋、丈夫变了心，事出有因。

沈木匠是祖传绝活，手艺精巧，人称活鲁班，“困难时期”在路边救活一个从四川来的难民丁庆曲，小伙儿一表人才，精明干练，沈木匠甚是喜爱，好生待遇，传授手艺，几年后招为倒插门女婿。为了给沈家传宗接代，沈木匠依照山里人规矩与女婿写下的招赘文书是：“小子无能，更名改姓，立字为据，永不改正。”到了70年代后期，丁庆曲走南闯北耍手艺，眼界开阔，思想转变，他想：男子汉大丈夫，要独立门户闯天下，怎能寄人篱下一辈子？心一横，在县城租了房屋，开店办厂，挂起丁记招牌。沈晓静知道了这件事，质问道：“改姓是有字据的，爹请了三媒六证！”丁庆曲不屑地大声说：“那字据有法律公正吗？现在是民主法制时期——”为此，二人离婚，子女留给沈家。

沈晓静单身，佟海天是从王深升嘴里知晓的，佟海天鳏夫（其夫人二年前因病去世），也是王深升告知沈晓静的。佟海天旧情复萌，王深升猜测到了，所以他以老同学的面子约请他二人会面。

这是早春时节，太阳暖洋洋的，草坪绿茵茵的，树叶嫩黄泛绿，佟海天穿戴整洁，很早来到社区公园，没像往常一样玩健身器，而后慢步踟蹰，眼睛向四处寻觅。在单身的两年中，“夕阳红”曾两次给他介绍老伴，他都婉言谢绝了，他心中相思沈晓静。他看见沈晓静了，正从社区另一端走来。佟海天扭转身子，掩映在树影中偷觑：她没像其他老人一样变矮，步履轻捷悠闲，坐到草坪一侧的小木凳上，体态端庄秀气。鹅蛋脸还如年轻时白皙，只显稍许松弛，头发稀疏了一些，已经变得花白，眼睛很亮，睫毛还是浓密。直看到王深升走来，与沈晓静寒暄，他加大步伐，迅即恢复常态，走到二位老同学面前，向王深升笑笑，握住沈晓静双手，很自如道：“晓静你还是那么年轻。”

“还年轻？孙子都初中生了。”

“你很会生活，因为你有文化。”

“没有你福气，满面红润，容光焕发。”

佟海天觉得惬意，话语海阔天空。他说五湖四海，地貌山川，人文古迹，喀斯特溶洞，总之，他游遍天涯海角，桂林西藏四川，美中不足是孤独，想找个老伴一同游玩。王深升听佟海天谈得兴起，沈晓静听得认真，知趣地插话道：“你二人慢慢谈，我有个电话要听。”

王深升走了，佟海天注目沈晓静，探询妙语心言。“乡村古话说：在家处处好，出外事事难；在家三辈老，出外三辈小；不去哪儿不受哪儿的罪！”

沈晓静反问道：“你有体会吗？”佟海天一怔，觉出二人思想相悖，反差甚大，急转弯儿道：“老年人生活幸福，一靠固定收入，二有公费医疗。”

沈晓静嫣然一笑，慢声细语道：“我有两亩地（指儿、女），吃饭牙口好，走路能爬山，常年不吃药。”

佟海天又是一怔，觉得希望不大，但仍想继续追求。正这时，王深升走回来了，满面春风道：“你二人今天说不完，明天继续聊，我就不奉陪了。我儿子在三环内给我买了一套房，接我去装修，十一点车就到。”

沈晓静表情平静，佟海天心中有点那个——他忽然想起北京人的顺口溜：一二环住高干，三四环住大款，五环住的穷光蛋！

“我今天下午也走，”沈晓静略显兴奋地说：“村长来电话，各旅游专业户在桃花节接待游人，我要回去准备。”

王深升舒展开满是皱纹的老脸，主动与佟海天握了握手，转身走去。

沈晓静站起身，向佟海天点点头，也微笑着走了。

注目他二人走去，佟海天坐在木凳上，陷入深深的沉思——幸福是什么？是人人心中的一种感觉；生活是什么？像每个人的一面镜子，你对着它笑，它也对着你笑，你对着它哭，它也对着你哭。三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都是笑着走过来的，所以现在依然笑得灿烂。

2007年8月

老顽固

老顽固，工龄长，城府浅，喜怒哀乐脸上看。高兴了，面若桃花阳光灿烂，不高兴，面沉如水雷鸣闪电。前些时候，一家“国宝”单位相约编《宝贝》，老顽固高兴地走路扭秧歌。老伴问：喝了蜂蜜屎了？老顽固说比那玩艺儿甜。老伴的嘴撇成个歪葫芦似的说：甜个屁！有福不会享，天生贱骨头！老顽固脸一沉，硬邦邦地说：你懂吗？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什么是第一位？事业！事业是人的脊梁，事业是人的精灵，事业是人的价值。老伴也认真起来，指着老顽固鼻子问：接孙子上下学，侍候孙子吃好穿好，教育孙子学好不学歪，是第几位？你说。老顽固想了想，打量老伴好一会儿，“噗哧”笑了，说：那是事业，万古千秋大事业，比第一位还第一位！老伴没言声儿，扭过身，哼着小曲儿走了。

老顽固家客厅一侧摆放着一个大鱼缸，暖水鱼很漂亮，金黄色、银白色、太阳红、花斑点，花色齐全。鱼儿在假山水草间游戏，模样自在悠闲。鱼缸很高级，底部有循环水流氧气机，顶盖有两只银光灯，一只半透明带紫外线消毒用，一只纯照明照得水流清澈草碧绿假山如黛鲜明。这是儿子孝敬的，老两口非常珍惜。突然，照明灯管坏了，鱼缸半明半暗。老顽固外出开会，老伴自己买来灯管儿，比比划划装不上去。老顽固散会回家刚进门儿，老伴急赤白脸支使说：你试试。老顽固阴沉着脸儿说：能耐呢？老伴揶揄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有能耐嫁你干什么？老顽固没吱声，审视了一会儿鱼缸盖，心想，能装下去，就能卸下来，再装上去。想到此，他伸手向老伴要：钳子、改锥。老顽固拧拧这颗螺丝，动动那根钉子，汗水沁满脑门儿。心中烦躁，气涌胸膛，突然记起困难时期一句话：“有根的多栽，有嘴的少养。”这也是嘴，喂鱼食甭算，氧气机、荧光灯……一年多少开销？享清福的人了，还受这个憋。越思摸越来气，双手直哆嗦。咬咬牙，大声说：这鱼缸是累赘，我恨不得一钳子砸碎它！老伴已看出他的气色在变化，本想说弄不成就算了，等我找电工。话没出口，老顽固发火儿了。她怕他真下手，忙不迭地说：你不能砸！这鱼缸有我一份儿。

老顽固心里“咯噔”一下，举铁钳的手没敢往下放。瞄一眼鱼缸里的鱼，悠闲自得，勾起了另外一种心思——他在岗位上是一名文化文物工作者，三教九流有来往，佛教的“脚下珍惜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基督耶稣的“信、望、爱”；太上老君的“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共产党也讲“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呀！想到此，他将满胸膛的气，一股脑儿发泄在鱼缸盖上，狠劲往下放，“咔嚓”一声响，鱼缸盖摔了个粉碎。

晚上，儿媳妇回家吃饭，婆婆自然要告状：你公爹疯了，将鱼缸盖砸了。儿媳妇到客厅看看，瞧一眼坐在饭桌一侧的公爹，走进卫生间，拿出簸箕和笤帚，将摔碎的鱼缸盖片扫干净，倒入垃圾箱，坐到饭桌前，满脸赔笑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您老喜欢，叫您儿子买新的。不想要了，您说话，叫您儿子找人将鱼缸抬出去，客厅还宽绰呢。老顽固不吱声，脸蛋子黑呼呼啷当得水儿似的。老伴看不惯，气哼哼道：纵着他吧，他想上天，就是没人搭天梯！

气话归气话，心痛归心痛。老伴看出老顽固脑子里的疙瘩没解开，想到了儿子。常言道：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她悄悄对儿媳妇说：叫他回家来，给他开开窍。

儿子在一家公司做党支部书记，工作忙；儿媳妇有固定工作准时准点上下班，所以兼任着家庭和谐沟通特使衔。儿子说，有家庭和谐才有社会和谐，有社会和谐才有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

儿子得到情报后想了很多：老爷子是生鱼缸气吗？买了一年多了，精心着呢，就差和鱼儿话对话了。可能因为《宝贝》，那玩艺是老爷子的心尖子，只能说好，不能说孬，老虎屁股摸不得。他风言风语听说了，开《宝贝》会的人员都是文化精英。儿子思想着，趁元旦休假机会，与老爸坐在同一张饭桌上。

您呀，经常教导我们说，宰相肚里能行船，海阔天空任鸟飞……儿子继续往下说，老顽固忙用手势制止。他清楚，这是儿子对自己的一贯招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要争取主动，要进攻而不是固守。

老子拿他们当朋友、真心朋友！可他们呢？一个个口蜜腹剑，笑里藏刀，话中带刺，其用意是想夺我的饭碗子！

儿子笑了，说：共产党又给您加薪了，您那是金饭碗，谁能夺走呢？

你别打岔！我说共产党什么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共产党一声令，要我扛枪上前线，老子要是“打了奔儿”（迟缓一下），全家人砸碎我老骨头！

您“耳背”，这是客观事实吧？有可能人家说得全面，您听得片面。

常说，聋子会打岔，哑巴会哑哑。老伴从饭桌一侧插上一句话。

你胡说，为了给《宝贝》杂志会诊，提高办刊质量，叫耳朵听近金玉良言，我专门去金街（王府井），订做了两只助听器，9000元，打折实交8000元。纯正德国货，西门子牌，高科技，芯片制作。老顽固特崇拜德国人，说德国人严谨、科学、做事情一卯对一榫儿。

儿子又笑了，说：前几天，隔壁王小二两口子闹离婚，您劝解他们看在孩子的份上好好过日子，先娶的比后嫁的好，原装比配件好。您那“西门子”有我这不失聪的耳朵好吗？

老顽固没吱声，默默点点头。心想这话有道理。

叮铃铃……门铃响，儿媳妇打开门，是一白领女子送公文来了。开门见山道：这是《宝贝》杂志座谈会纪要，您老过过目，如无不当，给我回电话，好与社长商定，何时开编委会，改进提高方案怎么打。老顽固哼哼两声，没有任何态度。

儿子说：您先将“纪要”放这儿，老爷子看完，会很快给您签复。白领走了，老顽固拿起纪要，起身走向书房。

等了一会儿，老伴冲儿子说：去叫他，不然饭菜凉了。

儿子走进老爸书房，见老顽固戴着花镜，将纪要看完了，正手拿电话拨字。儿子说：先吃饭吧，时间长着呢。老顽固起身跟着儿子，一步步向餐桌走去……

2004年5月

实话实说

王蛮子年过花甲，依然体魄健壮，眼亮耳聪，思维敏捷，争强好胜之心涌动翻腾。青壮年时，业余时间，写些文章发表，老来“换笔”依然紧追时髦。“486”七八年后，卡壳、断档，大小毛病常犯，烦躁之下，“586”搬进新居。蛮子想：好马配好鞍，电脑桌儿也要更新。这一日，他大步流星，走进盛通家具城。啊！他恨不得长出八只眼，犹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这里瞧，那处看，相中了一台电脑桌。这电脑桌，前面两侧有立橱，可以放书，桌面正中放电脑，下面的木板正好放键盘，左侧弯过一个大拐角，1.5米长是桌面，桌面下仨抽屉，真是个好一专多用的好东西。想了好一会儿，蛮子开口问价钱。卖家说：“不打折，不说谎，800元。”蛮子没言语，眨眨眼，皱皱眉，出手反复量尺寸，问：“右侧的桌面放在左边，1.5米缩短为0.8米，三个抽屉也去掉，650元可合理？”卖家是个20多岁的女孩子，笑盈盈地说：“您老跟我爷爷一样，特实在，价依您。但我有不明之处要问您，右侧拐角桌面为什么放左面？”蛮子说：“放左面对着我床头，正好又是床头柜。”卖家点点头，依然笑盈盈说：“那要专门给您做，先交100元押金吧。”蛮子掏掏上衣兜，遗憾地说：“没带够，明天上午送过来。”卖家点点头。

出得家具城，蛮子特高兴，兴奋之际，唱起了平时最爱唱的京剧流水板：“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余兴未了，晚饭时，依然在表现（表现是人之天性，男女老幼青壮年聪明不聪明者，皆如此）：“好马配好鞍，珍玩赛金砖，一台舒心电脑桌，比吃蜂蜜甜！”

“多少钱？”老伴问。

“650元。”王蛮子乐呵呵地说。

“您还价了吗？”儿媳妇了解公爹秉性，不放心地问。

王蛮子仰仰脸，没吱声；可那脸，响晴天儿打个闪，由喜变阴沉，黑乎乎要下雨，起手“啪”地一声响，半碗饭墩给老伴说：“不吃了，扔到外面喂耗子！”在平时，糟蹋个米粒儿都心痛，今儿个准是生气

了。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敛声屏气不言语。蛮子想：就你们年轻人能？我老汉比你们精十倍！他站起身，气呼呼走回自己书房去。

第二天一大早，王蛮子想好了主意，吃过早饭直奔家具城。

“王老，您好。”小女孩温文尔雅地说。

“姑娘，我对你说真格的，女同志呀，都犯一个毛病，心眼儿小，心眼儿细，细得透不过一根头发丝儿。”王蛮子忽然喘口气，话语奔正题：“这年月，事事讲民主，买个电脑桌儿，全家人七嘴八舌头。儿媳妇说我不还价儿，若还价儿 600 准成交。”说到此，王蛮子郑重其事道：“这样吧，600 元，我立马掏定金；650，我做不了主，大礼拜儿媳妇和我一起来。女同志买东西刁，她要货比三家，讨价还价，特烦人。你说，怎么办吧？”王蛮子自以为非常精明，把球踢给卖主儿。

“王老，昨天我就说，您和我爷爷一样，特实在。就冲这一点，我认赔，您掏定金吧。”小女孩儿伸出了手。

王蛮子乐呵呵，喜兴兴，掏出一张百元大钞递过去，要了收据，转身走出家具城。很惬意，潇洒走台步，自娱唱京戏：“实话实说好，诚信万古长……”

原载《北京日报》广场 2004.12

异变

与文物打交道了多半辈子，手头积累了十二万字独一无二的文物古迹资料，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上了很多国家教科书的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有世界石经之最中国北方佛教胜地云居寺；有将北京城建历史提前了二千多年的考证基地琉璃河商周遗址……为了服从市场需要适应“上帝”口味，我还玩了一点自认为的玄乎，将书名最后挂上了“秘闻”二字。我还利用关系路子，找到一家自费出版社，交了最低限额的票子，散发着油墨香味儿、高雅漂亮、招人喜爱具有流传后世价值的这本大书出版了。我美死了，庆幸我在文化部门工作，有路子有门子，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老伴说我脸上皱褶儿都笑平展了，每天早饭熬粥都得多加一勺黄小米。

美了几天光景，仅仅是几天，心头又罩上了一层云似的忧愁。最低限额的票子，那是贷款来的，是长着腿儿的，会下崽儿的，要快点卖书、抓紧还贷，我心里一惊一乍，脑门上沁出了一层细碎汗珠。老伴说这几天她又省下了一勺黄小米……

一天下午，我对老伴说：“晚饭多加一勺黄小米！”老伴笑了，温柔可爱地问我：“老头，有主意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人到难处想宾朋！吴老大你还记得吗？与我有什么说的？从小脱光腚就一起上树掏鸟儿，放屁嘞坑儿，尿尿和泥儿，下河摸小鱼儿，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裤裆大，他一定能帮我，不愁贷款还不上——”我拉长韵调唱起西皮二黄。

我原籍石花洞村，小时候和吴老大一帮子淘气精不只一次钻进洞又跑出来，还摸过洞外雕刻在崖壁上那些佛像的脸。可不知道这些是宝贝，直到胡子拉茬脸上皱纹起沟沟了，才听说那洞那佛像是金疙瘩聚宝盆，海内外游人不远万里喜笑颜开按动着“快门”送银票。老百姓都发财了，种地之外，做根雕卖石砚卖核桃卖柿子卖介绍石花洞的画册……吴老大在石花洞外选了一个最好的位置练小摊。一张桌子，一块板子，上面摆着可口可乐矿泉水，烟酒茶糖小泥人儿，画册期刊小人书，还有彩色黑白照像卷儿。再摆上我的书，书内就是石花洞，还有石花洞外赏石佛。哎呀呀，互惠互利吴老大一定满口应。

这天我搭乘一辆旅游车喜兴兴来到了石花洞。游人进洞赏石花，我背着书来找吴老大。吴老大正和一个十八九岁手拿铁铣的年轻小伙儿说着话。见到我，他迎上前，满面春风满脸喜兴点头哈腰握手寒暄指着小伙儿和我说：“这是我儿子，快过来叫叔叔，县文化局的大学问家，不像我，上炕认得老婆孩儿，下炕认得鞋。”

“吴老兄，你现在是大财主，别拿我这穷酸开涮啦。”

“不敢，不敢——”我俩亲热地握住手。

“叔，你们老哥俩谈，我去浇小麦。”

“中午早点回来换我，我和你叔回家喝两盅。”

小伙儿走后，我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解放前后互助合作，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革命”，直到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旅游开发，他兴奋得满面通红。直说到日上中天，游客骤增，我才把来意说明。“那没一点问题。”他满口应承，立马把书摆在了桌子上。我也玩一点时髦，站在桌子后面，口中念念有词，手中握笔学习大腕儿的样子签名售书。还真灵，一会儿工夫，书卖出去了五六本，还卖出了十三个彩色胶卷十二个小桶雪碧五个矿泉水。吴老大乐得胡子都扎煞起来了。他直勾着眼睛端详我，说我眼大有神，耳大有唇，嘴大能吃好东西。满脸福像给他这小摊带来了财运，所以第一回卖出了一个珠穆朗玛峰。我也很高兴，可肚子私下里“咕咕”直叫唤。早上起得早，没好意思打扰老伴做早饭。我撒了一个谎，说是告诉我们那辆旅游车别等我，我遇上了故交知己，不一定什么时候走。

一个小时以后，我回来了，吴老大那浑身上下好像阴云密布要下雨，脸蛋子都噜得水儿一样，看着我就像看一个陌生人。

“出什么事了？”我心里问着，站到了我站过的老地方。

“这书，你弄走吧，我不给你代卖了。”这话像棍子，像鞭子，打在我头上，抽在我心上。我怔怔地望着他那双陌生的昏暗无光的眼睛问：“为什么？”

“我丢钱了。”

“多少？”

“三十九元六角八分。”

“怎么丢的？”

“我问谁去？”他用一种极不信任的蔑视口吻向我叙说情况。

钱放在抽屉里，我拉开过，代卖的书钱也全部放在抽屉里。

我问：“有人到这里来过吗？”

“没有别人，只有你和我！”吴老大一双冰冷的眼光像两只锥子。

我木住了，脚挪不动，嘴张不开，很显然，他怀疑那钱我偷了。他能那样怀疑我吗？从小胳膊不离手腕子，我什么人性他知晓——人穷志不短，不义之财非分之想我都没有过，何况我端的是铁饭碗，会